

TANGQIANYAN



燕前堂

● 武汉出版社

寻 常 百 姓 家

——为《堂前燕》作序

曹 卓

“家，甜蜜的家……”，这一支古老的美国民歌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流传，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家的感情。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：“金窝，银窝，不如自己的土窝”，也朴质地说明了人们对家的依恋。家，我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有我们的亲人，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
家，是组成社会的细胞。从家庭生活可以看到社会的风貌，听到时代的步伐；社会的习俗、时代的风尚也必然会影响家庭生活，通过家庭生活反映出来。

《长江日报》开辟《堂前燕》专栏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一位英国作家曾说，揭开伦敦千千万万家庭的屋顶，可以看到多少秘密！一位法国诗人看到了窗子后面一个老嫗的面影，他根据她的面容、衣着、

举动……，想象着她的历史，含着泪讲述给自己听。而在《长江日报》的《堂前燕》中，却是由许多家庭的成员，讲述自己眼中所看到的亲人，讲述自己家庭中的“秘密”。诚然，那大都不过是一些平凡的事迹。然而在那当中却有着不少动人的故事，表现了亲人之间的脉脉情怀。这里有相互鼓励、相互帮助、比翼齐飞的夫妇；这里有不辞辛劳、毫无怨尤、多年如一日照顾病残伴侣的丈夫和妻子；这里有操劳了一生、勤俭持家的祖母；这里有为了子女健康成长而耗尽心血的父亲；这里有出嫁前夕，想到当年错误地阻拦父亲再婚，因而流出了忏悔之泪的姑娘；这里有在海外生活了四十多年，终于回国与已满头白发的发妻团聚的侨胞；这里有善良的后父，慈爱的继母；这里有相互体贴的妯娌；这里有在艰难处境中成长的孤儿……他们当中有将军、厂长、党的书记，也有一般的干部、教师、医生、工人、农民……各篇写的是一个侧面或一件小事，合起来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。这些篇章大都出自亲人之手，事情是真实的，文笔是朴质的，所以特别亲切感人。通过这些描述，使我们看到相互尊重、体谅、帮助对于建立一个和睦、温暖的家庭是如何重要；而一个和睦、温暖的家庭又是怎样有助于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。通过这些描述，也使我们看到了在新时代中家庭关系的变化，旧的伦理观念正为新的道德风尚所取代；家庭成员不仅是亲人，也是同志和朋友，各自有独立的人格；看到了每一个家庭是如何随着时代的浪潮前进的。

可以将“堂前燕”看作是象征幸福的小鸟，它将飞到每一个寻常百姓家中，只要你能为它筑一个温暖的小巢。

目 录

寻常百姓家——为《堂前燕》

作序·····	[1]
一支昂奋的歌·····	[1]
登山女杰·····	[3]
“老克”和他的音乐世家·····	[6]
京剧艺苑花与叶·····	[8]
杨春霞和她的丈夫·····	[11]
“大丈夫”厂长“小媳妇”丈夫·····	[13]
平凡的港湾·····	[15]
夫妻俩喜获劳动奖章·····	[19]
肖凡的两个家庭·····	[21]
晚情情更浓·····	[23]
教授丈夫和副教授妻子·····	[26]
“摩托天使”与十五的月亮·····	[28]
夫妻都是餐厅长·····	[30]
让人生少一点遗憾·····	[33]
红花绿叶总相宜·····	[36]

说说我的那口子·····	[38]
幸福就是和谐·····	[40]
关于爸爸的评价·····	[42]
夫妻比翼双奋飞·····	[45]
“低湖田”里比翼双飞·····	[47]
“小窝”里，深挚的爱·····	[49]
月缺四十载 如今始团圆·····	[52]
战地相思曲·····	[54]
“长子”和“矮子”·····	[56]
“无声”家庭其乐陶陶·····	[58]
南湖，有这样一对伉俪·····	[60]
人生的搀扶·····	[63]
金子般的心·····	[65]
一位妻子的心灵·····	[67]
心中溢满情爱的溪水·····	[70]
婆媳同唱一台“戏”·····	[72]
继父·····	[74]
爱的延伸·····	[76]
刑警队长和他的妻子·····	[79]
为后辈人造福的手·····	[81]
廖冰兄和他的儿女·····	[83]
特殊档案·····	[86]
烧水一家人·····	[89]
有这样一位理家能手·····	[91]
寿礼·····	[93]
我的老伴·····	[95]

一枚铁顶针.....	[97]
“半边户”的自述.....	[99]
雏燕展翅.....	[101]
如果真是“祖国啊，父亲”.....	[104]
斗室情趣.....	[106]
文凭风波.....	[108]
母亲的呼唤.....	[111]
我的笔内助.....	[113]
汤氏兄弟.....	[115]
难忘春游赏花时.....	[117]
一个难忘的周末.....	[119]
生发记趣.....	[122]
情真意切“两地书”.....	[124]
爱唱歌的外婆.....	[126]
小邱和老邱.....	[128]
“小燕子”的心声.....	[130]
“叮叮咣咣打开门”.....	[133]
咱给孩子留日记.....	[136]
爱的回环.....	[138]
爷爷的烟袋.....	[140]
妻子劝我少抽烟.....	[142]
燕子的思念.....	[144]
遐想.....	[146]
“赶潮流”与“自立”.....	[149]
我的“工作计划”.....	[151]
深深的遗憾.....	[153]

三妯娌.....	〔 155 〕
添了女孩之后.....	〔 157 〕
母亲，您误解了.....	〔 159 〕
拆信风波.....	〔 161 〕
父亲的泪.....	〔 163 〕
哦，香香.....	〔 166 〕
“快乐的单身汉”	〔 168 〕

一支昂奋的歌

叶应昌

这是一个用歌声织成的家庭。

他与她既非同乡，亦非同学，是歌为媒，使他们结为伉俪。

那是1974年的春天，她——周梦书，在市物资局建材公司任计划员。偶然的机会，她观看了他的演出，他那嘹亮的歌声便清泉般在她心中悄悄流淌。那时候，丁志斌在江岸机务段当钳工。24岁的年轻人，充满着激情和幻想，立志要当一名歌唱家。他从段里唱到分局，又从分局唱到铁路局。每当他演出，小周必到。他知道，她那明亮的眼睛里，饱含深情和期望。

几年过去了，由于受到音域方面的限制，他无缘涉足市里的舞台，这是为什么？他到处请教，终于，一位好心的老师告诉他：先天条件不足。他仿佛一下跌进了冰窖。

心凉透了，甚至连排定的演出也不愿参加。小周知道后，气呼呼地指责他：“真没出息！老师不是也说了，可以用演唱技巧弥补吗？退一步说，即使上不了省市舞台，还可以为铁路职工演唱，难道他们就不算是知音！”望着姑娘满脸的怒气，他羞惭了，心里却感到格外热乎。

从此，他开始了刻苦的练习，常常练得喉咙发肿，嗓子生疼……

1976年除夕，是他们结婚的喜日，可腊月廿九小丁还在黄石演出。当他风尘仆仆带着礼品赶到她家时，岳母竟把他关在门外。是小周反复地向母亲做工作，婚礼才得以如期举行。

有了孩子后，家务事多了。对丈夫的演出，小周再也不能场场都去。但是，无论丈夫回来多晚，她都等着，等他回来介绍演唱的情况。

他们的家庭并不富裕，可凡是演出需要，她都慷慨拿出，如服装、鞋袜、外出费用等。她还拿出700多元为他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。有些好的磁带，小丁舍不得买，回家说说，第二天，那磁带家里就有了。她总是说：“要想唱好，不搞点投资还行！”

领导的关心，同志们的鼓励，爱人的支持，这一切，都溶进了他高亢的歌声。终于，在1978年湖北省职工调演中，他获得了优秀表演奖，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。

此后，荣誉接踵而至，他考入知音乐团，在全国铁路独唱重唱比赛中，获演唱一等奖，并荣获“全国铁路优秀歌手”称号。1986年底，他再次赴京，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，荣获演唱三等奖。当他捧着金光闪闪的奖牌时，他的眼睛湿润了，他想起了妻子：这奖牌里，铸着妻子深情的爱！

登山女杰

吴友松

“我没有啥格好讲的，”她憨厚地一笑，唯恐我不信，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：

“真的！真的！”

与我答话的是我国唯一的女登山家潘多。她说没有什么好采访，既反映了她的谦逊品格，也部分地反映了实情。她48岁了，再去登山吗？不现实。她在机关工作，也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。自从与丈夫邓加善（也是登山队员）在1981年“解甲归田”以后，就在丈夫的老家无锡市担任市体委副主任，老邓担任了无锡市第十中学副校长。确实平淡无奇。

这样一位全国知名的登山女英雄，人们对她的近况与家庭也许会感兴趣，于是话题就从她的家庭谈起。谁知这一下，潘多却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谈起来。

她一家五口，分到三间一套的住房，另加一间的小套。她满足地说：“这是无锡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对我的关心，我真要感谢党哩。”

潘多的大儿子今年23岁，在无锡锅炉厂工作，大女儿今年21岁，也有了工作，还有个小女儿才14岁，刚刚考入初中。老邓身为副校长，管的是学校行政事务，忙得够呛。一家五口，老邓掌勺。潘多是藏族人，虽然到江南来了五六年，烹调上却帮不了忙。为此，她歉意深深，想方设法减轻丈夫的家务负担，甚至不惜降低自己和孩子们的物质要求，吃菜尽量简单，一菜一汤，要不然就吃面条。另外，除了买菜烧菜，其余的家务，包括洗衣服、搞卫生等等几乎全是由她和孩子包下来了。连一条手帕也不要老邓洗。

名人也有常人的烦恼。潘多讲到儿女将来的婚姻大事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的是大儿子有了对象。并且他向妈妈说过：今后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。忧的是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之下，怎么能拿得出几千块钱来？可喜的是丈夫与她的观点是一致的，只要向儿子摊开经济的底，儿子是通情达理的，不会有什么奢求。但他们夫妇之间也有小小的分歧，潘多不主张办酒，老邓主张少办一点，原因是亲朋多，再说人们讲起来，潘多就这么个儿子，结婚却这样不声不响！

潘多带着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情对我说：“老大、老二出生以后，我们在登山队，没法带在身边，只好请邓加善的哥哥、嫂嫂照管。他们自己有孩子，还要照带我们这两个，真不容易啊！我所以能登上珠峰之巅，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哩。”她把话锋一转，说：“我也反复考虑，俭朴办婚事是

对的，但也确实需要办桌酒，一是欢喜欢喜，二是酬谢酬谢。”

爱子之心人皆有之。谈起孩子，潘多特别高兴。她说起孩子们的名字来历。老大名叫芥祺，是他爷爷起的名，说“芥”是一种植物，谁要伤害它就会被扎手。老二是女儿，叫邓西君，也是爷爷起的名，取意潘多是西藏人，表示想念西藏之情，象征民族团结。小女儿叫卓君，那是邓加善起的名。据潘多讲，卓，也与西藏有关系，卓玛、卓噶等。

“潘多同志你看，你们一家多么尊重你，起名字都不忘你是西藏人，足见你们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，也可想象你在家中的地位。”我这话正说中了潘多的心思，她高兴地笑了。

“老克”和他的音乐世家

唐 建

也许是羊肉串吃多了的缘故吧，普通话在他嘴里总是带出一股“新疆味”，可他的歌唱得不含糊。提起《阿凡提之歌》，您准会想到维吾尔族歌唱家克里木，也就是总政歌舞团大伙嘴边的“老克”。

克里木从小爱唱歌，主要是受他父亲的熏陶。克里木的父亲阿布都古力是从前天山南北有名的歌唱艺人。母亲阿拉尔罕优美的歌舞也感染着克里木。一家子在新疆各地流浪多年，解放后他们获得新生，1951年全家参加了解放军，11岁的克里木凭着一副好歌喉当上了文艺兵。

在部队文艺团体的艺术实践，使克里木的才能有了长足进步。1959年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中，20岁的克里木一举获得优秀表演奖和创作奖。总政歌舞团慧眼识才，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北京，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展现在他面前，可和他青梅竹马的女舞蹈演员古

兰丹姆却留在嘉峪关的那一边……

1964年5月，克里木和古兰丹姆相聚在首都舞台为中央领导演出，休息时歌舞团领导把古兰丹姆介绍给周总理。当总理得知她在新疆工作时，就关切地对总政领导说：“要好好照顾少数民族同志的生活，能不能把古兰丹姆调来北京？”总政的领导快人快马地把古兰丹姆调来北京。一个不规范的命令下给克里木：“赶快结婚，5年内不准要孩子。”于是克里木的甜蜜故事也被穿上了“军装”。

克里木创作过40多首歌，每次创作都受到妻子的评点。《塔里木河，故乡的河》就是古兰丹姆的故乡阿克苏送给克里木的礼物。1979年克里木陪妻子回娘家，看着笑了的塔里木河，克里木心动了，终于写下了带有维吾尔族色彩的“回娘家”。

“老克”的音乐世家也随着时代在变化。父亲已离休，但还关心着新疆歌舞的发展，古兰丹姆现在成了编导，几个兄弟仍在新疆唱着欢歌。克里木也有苦恼：克里木老了，跳不动了。22岁的儿子另辟蹊径，在中国音乐学院专攻小提琴，后改唱通俗歌曲。

现在的“老克”正盼望一个有音乐细胞的孙子出世哩！

京剧艺苑花与叶

连 祥 唐 建

10月27日夜11时许。汉口中山大道水塔旁的“中山饭店”3楼，响起一串电话铃声。

首次率团来汉公演的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拿起话筒，遥遥京城传来儿子小皓的声音：“妈妈，今天是周末，我一个人很孤独，想你们啦……”

“老唐，小皓来电话了！”撂下话筒，李世济象是得了个“满堂彩”，竟忘记时值深夜，高兴地朝走廊那端喊着。

连日来，万余武汉观众在江夏剧场欣赏了这个剧团的十多出戏。票友中对李世济其人知者甚多，但较少有人知道为李世济伴奏的琴师就是她的丈夫——唐在忻。他今年65岁，比李世济年长11岁。儿子唐皓，14岁，北京14中的学生。

李世济与唐在炘相识于40年前。说起来，那还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、程砚秋牵的线哩！

1946年春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唐在炘，揣着一手拉京胡的“业余绝技”，颇受梅兰芳赏识。有一天，梅兰芳把他介绍给程砚秋。程问：“你会拉什么呀？”不料唐在炘出语惊人：“您的戏我都会！”两位大师听了不禁哈哈大笑。

当时，程砚秋刚刚收李世济为义女，留在身边学戏。这样，唐在炘就和她相识了。但双方真正确立“那种关系”，却是10多年后的事了。

1957年，李世济随团赴莫斯科演出崭露头角；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倡导的“程派京剧大汇唱”中一举成名。1963年，年届30的李世济与唐在炘终成眷属。从此，他俩在京剧舞台上“妇唱夫和”，开始描绘“红花绿叶”的艺术图景。可惜好景不长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险些扼杀了一个艺术天才，李世济被发配务农。后来，经周总理出面，李世济才得以回戏校任教……。1978年12月26日首都文艺晚会上，李世济一曲《蝶恋花》震惊四座。

如今，李世济虽已年逾半百，其性格仍旧天真活泼。丈夫说她“好奇心极强”，而且是位“美食家”。但是为了保持匀称的体型，她经常不得不“忍痛割食”。

李世济的家里赡养着两位老人：唐在炘的母亲和李世济的姑妈。平时居家，唐在炘是“卫生大臣”；常以挥扫帚、抡拖把“锻炼筋骨”；李世济是“厨师”，虽然她自认为烹饪水平不及“唐兄”，却甘愿“越俎代庖”——“丈夫患有心脏病，闻不得油烟”，足见贤妻之心。

前不久，李世济正式收徒两人；唐在炘正式收徒3个。艺术上他们为人师表，李世济常对年轻人说：“学戏、练功，苦哇！要有一股献身精神！不能光想玩，我和你们的唐老师几十年都没能在一起看场电影哩！”

对于所谓“京剧危机”一说，两位艺术家不以为然。李世济讲：“如果说有危机那就是我们本身不努力。有的人一门心思去捞钱，那怎么能不‘危机’！”谈到愿望，他们异口同声：“将自己的技艺传给下一代，并且希望他们走得快些。振兴祖国的京剧艺术是我们的共同责任。”